

温情时刻

七夕是首抒情诗

■沈顺英

立秋刚过，暑气渐消，七夕到来，空气中弥漫着庄稼成熟的气息和人间爱情的香味。

七夕节也叫乞巧节。七夕节以少女拜仙及乞巧、赛巧等为主要节俗活动，又称女儿节、少女节。传说相会前，织女要梳妆打扮、涂脂抹粉，以至满天飘香，所以这天又叫“香日”。因为贴上了“中国情人节”的标签，寄予了多少浪漫而美好的底蕴，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情愫。

儿时的七夕节，就像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，充满着欢乐、向往。

犹记每年在七夕时节，母

亲总会将四方小院打扫干净，我们全家坐在葡萄架下，只等夜深人静时，偷听那对神仙眷侣的缠绵情话。

庭院里除了风吹树叶的“沙沙”声，就是墙根下蛐蛐的鸣唱，偶尔还会传来村落的犬吠声。此时，星光月色，乡野宁谧，襟怀坦荡，乡愁无边。

七夕节是姑娘们的节日。姑娘们在月光下焚香乞拜，许下心愿，然后穿针乞巧，喜蛛应巧，染指甲，拜星魁，品尝瓜果、聊私房话，在这浪漫而寂寥的七夕之夜，姑娘家的心事温婉细腻地表达出来。

犹记每年在七夕时节，母

亲总会将四方小院打扫干净，我们全家坐在葡萄架下，母亲拿来五彩丝线，让我们姐妹比赛谁穿得快。院里的梧桐树和苦楝树如一幅清简的素描。月光随心所欲地皎洁着，流淌着，热烈奔放。

有时候，母亲会端来做好

的“巧果”让我们吃，借着皎洁的月光，我们边品尝美味边聊天，倾听着母亲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。

姑娘们就当玩有趣的游戏，母亲却丝毫不敢马虎，还煞有介事地为我们看时间，数数穿了多少根线。比赛穿针，我们都郑重，谁都不敢懈怠，获胜者还有奖品。我

至今不知道穿针乞巧的习俗究竟是怎样的，不过母亲的做法，锻炼了我们眼疾手快的能力。

我们仰望星空，遥指着牛郎星和织女星的位置，兴奋地谈笑着。牛郎织女的故事虽然老得能倒背如流了，但每年的七夕节总要讲上一遍，常讲常新。

乞巧节的习俗，因地域而各异。有的地方女子在七夕这天要洗发，还有地方要染指甲。乞巧节精彩纷呈，妙趣横生。人们不再局限于牛郎织女故事里离别的伤感，而是用自己的理解演绎这个浪漫的节日。

汪曾祺说：“民俗，是一首民族的集体抒情诗。”在乞巧节这首抒情诗里，一个民族温婉内敛的气质，美好乐观的愿望，勤勉不辍的习惯，浪漫纯真的情愫，都表达了出来。

七夕夜，爱情在天上，爱情也在人间，相爱的人都守望着这一刻的来临，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心中的爱恋，诉说着柔情缱绻。月华如水，星光闪烁，携着爱人的手慢慢走进梦中鹊桥。

“神官召集役灵鹊，直渡银河横作桥”。祝愿两岸早日和平统一，祝愿疫情远离人类，祝愿人间少一些离愁别恨，多一些团圆安康。

生活中来

奇遇识美女

■董剑明

前不久，与好友一起自驾游去了宁波和金华。返杭途中过永康，在素有中国五金城之称的永康稍作逗留。在永康，想起多年前的一次奇遇，结识了一美女，随即与该女联系。她得知我到了永康，开心得像孩子一样，非得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饭。不久后，我发现微信里就有了她发来的聚餐位置，约定傍晚5点饭店见。

晚餐时，美女听说我们过永康的成果，就是买了一台电锤和电锯时，便哈哈大笑地说：“你们也实在太奢侈了吧。”我调侃地告诉她，买电锤只是借口，见到美女才不枉此行。恭维的话，美女一般都喜欢听，她自然也不例外。席间说着说着，话锋一转，回到了4年前我和她的奇遇。

记得也是一个较热的夏天，受朋友之邀在杭州黄龙附近聚餐，好友们很久不见，七嘴八舌喋喋不休。菜上齐了，大家热热闹闹正准备开吃，忽见一美女一身洁白的长裙，手提两瓶白酒若仙女飘然而至。朋友们霎时间鸦雀无声，纷纷行注目礼。她二话不说，拣一空位，也不客气，落座就吃，大家面面相觑。因为大家都在期待介绍，她是在座的谁的朋友，可谁也不敢直接询问，怕有失绅士风度。也许是太突然，也许是太漂亮了，大家拿在手中的筷子悬在半空中，谁也没有去吃饭。随即，美女大概也察觉到有点唐突，幡然醒悟还全是陌生人呢！

这时她的手机响起，门外一陌生男子寻着铃声走进我们的包厢，原来是美女跑错包厢啦！我们哄堂大笑，她当场闹了个大红脸，大大咧咧作了解释：她也是受朋友之邀来吃饭的，包厢原来在我们隔壁。就这样，后来我们

兴致所至，她把当地的文联主席也邀请过来，大家说风情民俗，谈古今中外。其间，美女回家拿来精致的古琴，身着洁白的中式长衫，拂袖而起，指尖落弦，琴声悠扬，一曲《关山月》，仿佛把我们置身于远古的秦汉。

一次奇遇，识一奇女，所谓奇女，实为巾帼。

心雨绵绵

杭州曾有这样一个诗人

■王珍

那是5月的一天，杭州的西湖边下着小雨。一位杭州大伯，双手捧着新酿的米酒，拦在马的前头，对马上的人说：“请再喝一口用西湖水酿的酒吧，这一去不知你什么时候还能再来？”

一路走去，一路都是双手捧酒的大爷、大叔、大哥，还有抱在怀中的婴儿和扯着妈妈衣角的孩童。杭州人倾城而出，他们都要送一送这位悉心关注民生、一心装着百姓疾苦的好人。依依惜别，分离是那样的万不得已。

“是呵，三年的光阴，实在是匆匆！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在西湖边种下一株甘棠。但愿这一湖水，这一条堤，能够在今后的灾年里给你们一些帮助……”他又何尝舍得离开杭州、告别西湖、放下杭州的百姓？从此，他只要忆江南，一定“最忆是杭州”。

他是诗界的特大牌，曾为

杭州留下了20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。他把西湖，把杭州以诗歌的形式种植在唐诗中，使杭州、使西湖成为中华大地上、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，熠熠生辉。

其实，他刚来杭州在西湖边上下马时，看到的杭州西湖，并不是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西子，湖边也没有什么被暖风熏醉的游人，周边只有挥汗如雨劳作着的百姓。他直接走到田中央，问那些劳作的人们，是什么灾害把你害得最苦的？答案居然大多指向西湖——每逢大旱之年，西湖水浅可见湖底淤泥，根本无法灌溉农田，湖畔田畈的禾苗全都旱死；每逢大雨之年，西湖水涨溢出湖岸，湖畔田畈的禾苗全都被淹死。

听到这些，诗人不读诗了，也不写诗了，他常常读那些治水之书到夜深，甚至通宵到天明。他用写诗的笔，写下了修堤筑坝，疏浚西湖、水井

等水利工程方案，他煞费苦心要扭转“旱时旱死，涝时涝死”的困境。

他走访、调研，反复研讨，当一套治理西湖的良方终于形成时，居然被地方官员集体拍砖：“这样一来，水里的鱼虾有可能会死，莲藕菱角也会枯萎。重点是惊动了龙王破坏了风水，对你的人生命运很不利。”诗人淡定从容：“鱼龙与民生、菱藕与稻粮，孰轻孰重？明显，老百姓是天，老百姓是地，天塌了，地陷了，你还有什么官运、人生？”

诗人干脆利落，一锤定音。他带领大家修筑了一条湖堤，平日蓄水防旱；暴雨时，则开闸放水，减水灾。并且还出台了一个大快人心的规定：大旱之日，百姓可以越过县乡两级，直接到州衙要求放水，以免被“文来文往”的审批环节耽误大事。

原来，“最多跑一次”，他

是首创人。

这位大诗人治水上瘾了，修堤筑坝，疏浚西湖、水井

他发现杭城居民的饮水井大多沿江而掘，喝的是带苦涩味的钱塘江水，城内只有六眼水井是西湖水，却又年久失修，经年淤塞。他派人重新挖井，引湖水入城，又疏浚了城内的六眼井，完成了水改，让杭城百姓喝上了甘甜的井水。

当他拿到一纸调令时，依然不慌不忙，写下《钱塘湖石记》，给接班的后任留下一份殷殷告诫。并把他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工资全部留作疏浚西湖的固定基金，用掉多少由继任者补足。他开创的这种良好风气，被后任们自觉地一届一届沿袭成规。那笔钱一直到五十年后因黄巢之乱才消失。而他的这种示范，对于为官者无疑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和警示。

他就是唐代三大顶尖诗

人之一、人称“诗魔”的诗人白居易，也是杭州刺史白居易。从822年10月赴任杭州到824年5月离任，说是前后3年，实际上是20个月。时

间虽然不长，但他用救济民

等惠民工程，用兴修水利等惠民工程，用明快流畅朗

上口的诗句，兑现他对杭州的深爱。

白居易主持修筑了钱塘

笔随心动

一次难忘的旅行

■叶远钦

人生有许多第一次，第一次蹒跚学步，第一次离家远行……所有的第一次对于每个人来说，都是美好或者终身难忘的。

20多年前，我刚读完高中，由于很多原因没有读大学。是去学门手艺还是进厂上班？我很犹豫。

那年我才20岁，也是求学后唯一待在老家的一年。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，如果没有考进大学，那就意味着你永远是一个农业户口。那年，我在家里干过农活，收过麦子，种过田……真正体会到到了在家务农的艰辛。一年到头，除了吃饱肚子，也没什么钱可以挣。

“我想到外面去闯闯！”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愈演愈烈。那年秋天，我终于打定主意，去株洲找工作。

这是一个温暖的午后，阳光正好，层层叠叠的白色云朵有层次地覆盖整个天空。阳光斜穿过车窗，暖暖的。车上，温度适宜，心情正好，给自己放假，让身体自由地安放在舒适的中巴上。或坐，或躺，随心所欲便可。

一次难忘而又快乐的旅行，就这样开始了。

当时，我舅舅在株洲一个大学里教书。于是，我背上简单的行囊，踏上了去株洲的旅途。

从老家到杭州还没有高速公路，要坐三个多小时的大巴客车，再从杭州坐火车硬座到株洲。上了火车后，我凝望着窗外，碧绿的田野与陌生的城镇，好像一张美丽的风景图

穿插其间。火车晃荡晃荡地行驶着，阳光下的铁轨就像一条银河，在苍茫的时空里流动着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颠簸，到株洲时已是夜幕时分。

望着城市的霓虹灯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我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幸好舅舅早就在火车站接我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舅舅陪我逛了株洲的很多名胜古迹，以及一些好玩的地方，让我领略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
大概在株洲待了半个月，因为没什么技术，也没找到工作，我便打算回老家。那天，我去火车站买回家的车票，忽然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卖花。这个小姑娘长得很可爱，一双清澈水灵的眼睛，扎两条小辫子，手里拿着几束水仙花。

“叔叔，买朵花吧！”小姑娘用企求的口吻说，“2元钱一朵。”“你不读书了吗？”我问。

小姑娘回答：“在读的，叔叔。家里条件不好，我是有空的时候才出来卖花……”

我轻轻叹了一声，看着眼前的那个小女孩，顿生感慨：凡事不能好高骛远，要脚踏实地。

在归途中，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只有火车那有规律的汽笛声还在耳边轻轻回响。

当时，我舅舅在株洲一个大学里教书。于是，我背上简单的行囊，踏上了去株洲的旅途。

从老家到杭州还没有高速公路，要坐三个多小时的大巴客车，再从杭州坐火车硬座到株洲。上了火车后，我凝望着窗外，碧绿的田野与陌生的城镇，好像一张美丽的风景图

百姓故事

难忘三次换装

■李仙正

红领章，还多了上士肩章符号。

当时，部队尝试退伍制度的改革，由冬季退伍改为春季退伍，因此，这军衔服我只穿了半年。我穿戴着义务兵中最高军衔的军装，挥泪向军旗告别。

军营里，战友们肩负的使命与责任还是“保卫祖国，为人民服务”。我所在部队，前身为红军时期由贺龙元帅等创建的工农红军第二军团，抗日战争时期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一旅等。在充满硝烟的战争年代，这支英雄部队，挥师晋察冀，鏖战晋西北，回师陕甘宁，驰骋陕甘青，解放西北，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。

1988年国庆节前夕，部队进入评定军衔的最后阶段，政治处曹干事对我说：“小李，你是参照连队班长、文书评衔，并且战士荣立过三等功的，军衔高评一级。”在我军时隔30多年恢复军衔制度后，我被部队授予上士军衔，我又穿上了87式军装。八一领花取代了红领章，还多了上士肩章符号。

当时光凝成一片片思绪，抚摸着棱角分明的年轮，与军营一别已三十多个春秋，可于我仿佛就在昨天。那些难忘的日子，已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，且时常梦回军营。

人生风景在游走，一路风雨彩虹。回首往事，战友情、军旅情，让人难以释怀。

微型小说

老公出轨

■余瀛

话。

晚上，李明一回来，老岳父就问他：“李明啊，你说我和林娟对你咋样？”

李明说：“爸，你对我太好了。房子是您买了，两个孩子的学费也是您交的。林娟温柔贤惠，对我对孩子都好！”

老岳父说：“你知道好就行！男人啊，外面的野花再香，也不能采啊！”

李明突然明白老岳父的来意了，赶紧说：“爸，您肯定是误会了。我最近是和赵小苗走得近。她是我小学班主任赵老师的女儿，我读高中和大学的学费，都是赵老师资助的。赵小苗离异单身，最近她儿子经常生病，我得帮帮她！”

林娟插进来说：“是这样啊，你干吗不说？”

李明说：“我就是怕你多心啊。”

林娟给了他几记粉拳：“明天，我陪你去看小苗姐……”



秋到农家 苗青 摄